

红楼梦

曹雪芹 / 等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华书系

绣像本

中

红楼梦

曹雪芹 / 等著

◎ 中国青年出版社

● 第四十一回 ●

贾宝玉品茶枕翠庵
刘姥姥醉卧怡红院

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，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斗趣笑道：“实告你们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。有木头的杯取个来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，又笑起来。

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句话先说下，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，他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，方使得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心下战兢兢道：“我方才是趣话取笑儿的，谁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来没见过有木头杯之说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，不过诨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无妨。”想毕，便说：“取来再商量。”

凤姐儿乃命丰儿：“前面里间，书架子上，有十个竹根套杯，

取来。”丰儿听了，才要去取，鸳鸯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这十个杯还小。况且你才说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削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鸳鸯果命人取来。

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，第十个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、树木、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，怎么多要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。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人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，才使得。”刘姥姥唬的忙道：“这个不敢。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。”

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，经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姥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。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罢。”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姥姥两手捧着喝。贾母、薛姨妈都说：“慢些，不要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。

凤姐笑道：“姥姥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夹了喂你。”刘姥姥道：“我知什么名儿？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把茄鲞揀些喂他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言揀些茄鲞，送入刘姥姥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，弄得可口不可口。”刘姥姥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？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姥姥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这半日。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果又揀了些，放入口内。刘姥姥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，是

賞寶玉
品茶
枕翠
庵



个什么法子弄的？我也弄着吃去。”

凤姐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可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脯子肉，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豆腐干、各色干果子，俱切成丁子，用鸡汤煨干，将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。要吃时，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。”刘姥姥听了，摇头吐舌，说：“我的佛祖！倒是十来只鸡来配他，怪道这个味儿！”一面说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。凤姐儿笑道：“还是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。”刘姥姥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。我因为爱这样法，亏他怎么做来。”

鸳鸯笑道：“酒吃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？”刘姥姥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，你们在这金门绣户内，如何认得木头！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他坐，荒年间饿了还吃他。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口儿里天天说他；所以，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一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，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，断没有那贱东西。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杯体重，断乎不是杨木，这一定是黄松的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

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，说：“女孩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，就演罢，还是再等一回子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他们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个婆子答应去了。

不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经不住，拿起壶来，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与王夫人口边。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，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

旧座，王夫人提了暖壶，下席来，众人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立起来，贾母忙命李、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姑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儿，自己归座。

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着实有趣。”擎着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、宝钗道：“你们姊妹两个也喝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，自己已干了。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吃了。

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好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下席，过来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姥姥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。如今，才一牛耳。”众姐妹都笑了。

须臾，乐止。薛姨妈笑道：“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

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游玩散闷，遂同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，盘桓了半晌，又说与他：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姥姥一一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，会说话。刘姥姥道：“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也会说话呢？”众人听了，又都笑将起来。

一时，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。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倒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头听说，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，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样是松穰鹅油卷；

那盒内是两样炸的，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儿。贾母因问什么馅子，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会子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又看那一样，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欢。因让薛姨妈吃，薛姨妈拣了一块糕。贾母拣了一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了半个，递与丫头了。

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各式各样，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，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。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，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瓷坛子。你先趁热吃这个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罢。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显盘堆的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了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，与文官等吃去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他玩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的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大姐便要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与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便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当下贾母等吃过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。妙玉忙接了进去。众人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。贾母笑道：“到底是他们修行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你去烹茶来。”

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。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

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道：“知道。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是什么水。妙玉笑回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笑着递与刘姥姥，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，便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、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了一壶茶。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偏你们吃体己茶呢。”二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了来饗茶吃。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

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脏，不要了。

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。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瓢璁”三个隶字，后有小真字，是“晋王恺珍玩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罍，递与宝钗。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点犀盃”。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

宝玉笑道：“常言‘世法平等’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语说，‘随乡入乡’。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。”

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

吃的了这一海？”宝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的了，也没这些茶你糟踏。岂不闻：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了。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？”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

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。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清淳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这遭吃茶，是托他两个的福。独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的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是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

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，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，哪有这样清淳，如何吃得？”宝钗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过茶，便约着黛玉、宝玉走了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撻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。他卖了，也可以度日。你道可使得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。若是我吃过的，我就砸碎了，也不能给他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，我只交给你，快拿了去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，越发连你脏了。只交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，递与宝玉。

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么儿来，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，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

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递与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他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，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头、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，薛姨妈也就辞别，出园去了。王夫人又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与众丫头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，也歪着睡着了。于是众人方散出来。

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

一时来至“省亲别墅”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嗳呀！这里还有大庙呢。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的字，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四字？”众人笑的拍手打掌。

还要拿他取笑，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丫头，要了两张纸就解衣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

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他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
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又吃了许多油腻饮食，发渴，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得眼花头眩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、楼台房舍，却不知那一处是往哪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，慢慢的走来。

及至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。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，刘姥姥心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。只见迎面一带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波清水，流往那边去了，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。刘姥姥便踱石过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。

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一房门。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，迎了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。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，“咕咚”一声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的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刘姥姥自忖道：“原来画儿有这样凸出来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。

一转身，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姥姥掀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，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哪里有门？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。

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，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忙问道：“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。

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”他亲家只是笑，不还言。刘姥姥笑道：“你好没见世面，见这园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。”他亲家也不答。便心中忽然想起：“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？”想毕，伸手一抹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将这镜子嵌在中间。因说：“这已经拦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。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了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

刘姥姥又惊又喜，迈步出来。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，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。只说歇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便前仰后合的，矍眊着两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板儿见没了他姥姥，急的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，回来说：“没有。”众人各处搜寻不见。

袭人戮其道路：“定是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，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若进了花障子，到后房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去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够他绕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”一面想着，一面回来。进了怡红院，便叫人。谁知那几个在房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

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榻子，就听的鼾鼾如雷。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。满屋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的赶上来，将他没死活的推醒。

那刘姥姥惊醒，睁眼见了袭人，连忙爬起来，道：“姑娘，我该死了，我失错了！并没弄脏了床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

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说话。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些须。所喜不曾呕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随我出来。”

刘姥姥答应着，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们房中，命他坐了，向他道：“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个盹儿。”刘姥姥答应：“是。”又与他两碗茶吃，刘姥姥方觉酒醒了，因问道：“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，这样精致？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袭人微微笑道：“这个么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那刘姥姥吓的不敢做声。

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他来的。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没吃饭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他姊妹方复进园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◎ 第四十二回 ◎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，吃过饭，大家散出，都无别话。

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，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的，都经验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，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，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

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。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，睡着，说不好过；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了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没像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一带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找我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热起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，

生地方儿，小人儿家原不该去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走惯了，哪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；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。”

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着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，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，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份纸钱来，着两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。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。我这一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也有的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，多太娇嫩，自然经不得一些儿委屈；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了，也经不起。以后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，就好了。”

凤姐儿道：“这也有道。我想起，他还没有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。一则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贫苦人起个名字，只怕压的住他。”刘姥姥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几时生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姥姥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做巧哥儿好。这个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，他必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来。”

凤姐儿听了，自然欢喜，忙谢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，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。你这儿闲着，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就好走得

解疑癖
君蘭
言解
疑癖

